



另类奢华之二——

## 这不是八卦，这是专业素质！

■ 邓明

某年某月的某个晚上，北京中国大饭店的宴会厅在举办公司周年庆，各种官员金融名流聚集。一个同事揪了个人过来说：这位说是你同学啊，你们赶紧相认！

我看着他感觉满脑子空白：你确定咱俩同过学？

他递过来一张名片说：我是清华经管某班的啊！

我一看是某国际大银行驻北京首席代表，再看看名字，继续蒙圈：你们班的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我都认识，女生跟我们一起上体育，我也认识。可你是哪个？

他看我实在不可救药，尴尬地凑近说：我跟你们系86级的某某谈过恋爱。

啊哈！电光火石之间，我眼前出现一个画面：中午的十一食堂前，他骑着车，后座上是梳着个大独辩的师妹。当时我旁边的同学还给我解说：看，那就是某某的男朋友，经

管的。

对方看我回过神儿来了，欣喜地说你想起来啦？我说当然啦，你要早说重点，我也不至于想半天。

讲这个故事的意思是，留意各种校园八卦是多么重要。未来在职场相认时，你想起他骑车带着师妹的样子，就有好多的故人和故事可以分享，在西装革履觥筹交错的人群里，很容易拉近彼此的距离。

在我们外语系，八卦是一种专业素质，学名叫做观察能力、理解能力和学习能力。试想，一个翻译，得听得懂一种语言的表达，充分理解，然后再用另一种语言精确转述，那他的关注点要完全落在这说话的和听话的人身上。这些人一定是来自不同的国度、不同的文化、不同的政治体制和不同的价值观，让这些人能契合交流，这个翻译必须同时兼任文化大使和外交小秘等多种功能。如果

有人抖个机灵讲个段子，翻译要是找不到笑点，那场合就冷得大雪纷飞了。

So again，外语系真不是光靠语言吃饭的。在我们系，没有不务正业这一说，任何用语言可以表述的事情都是我们要了解的范围。快速捕捉信息并精准抓住要点是我们的硬本事，抓完了以后再流畅地整理转达出来，更是基本技能。

说这么热闹，落实到具体就是，外语系的人首先中文特棒，各种口若悬河栩栩如生。一个人如果用母语都说不清楚事儿，对自己的外语能力要求也就别太高了，因为问题出在思维。而且中英文夹杂绝不是外语系的毛病，俺们中文都more than够使，不需要掺合着用。

八卦的人一般都是哪儿有热闹往哪儿凑，没热闹就自己整点儿热闹出来。我们班一共20个人，在一万三千人的

校园里，把存在感刷得到处都是啊！那真是 How are you! ——怎么是你们？ How old are you? ——怎么老是你们？！

我们班的黄蓉晖，初中演电视剧就获过全国奖。她去食堂，卖饭阿姨拿钎子扎起馒头张大嘴指着她说：你你，长得像那个、那个演员，张瑜！我们入学那年正好学校文艺社团在排大型歌舞史诗剧《冬天，火的回忆》，纪念“一二·九”运动。当时在西大饭厅排练，乐队合唱队舞蹈队里里外外熙熙攘攘，话剧队在台上演《放下你的鞭子》，黄蓉晖一声凄厉的“爹啊”，满场的目光“唰”一下全被吸过去了，乐队的人都举着弓子像被定格一样鸦雀无声。等演完后各种掌声雷动，她一举成为话剧队台柱，而演她爹那个男生在我们嘴里就没了名字，四年里都是“黄蓉晖她爹”。

还有我们班的齐婕，我跟她一起去考合唱队，考完她右拐直接进大队，我左拐进训练班，老师专门培训半年以后才可以进大队。她除了唱歌还会编曲，随便啥歌拿来就写个和声的谱子出来大家唱二重唱。跟大家一起唱还不过瘾，学校

通俗歌曲大奖赛拿了个第二名，一曲卡彭特的《Top of the world》又让大家记住了英五班。

我在学校合唱队当副队长时，派生出来一个极利于八卦的校园身份：去各系当文艺汇演的评委。当时新生入学啊、新年啊，各大系必搞汇演，本系的人有利益冲突就去文艺社团找人当评委。赶上忙季我根本没时间上晚自习，晚晚台下前排就座看节目。外语系小自己搞不起来，可同学想凑哪个系的热闹都能跟过去看。那一年《让世界充满爱》正在流行，我一晚上要听几遍“轻轻地捧着你的脸”。我实在听急了，抓住系里的文艺委员问：你们是不是指定必须唱这歌啦？他说没有，赶巧各班都喜欢。我的内心几乎是崩溃的，理工科觉得标准化批量生产没啥不好，可我们外语系学的是沟通，沟通最忌讳重复、人云亦云。我一边继续听第N遍捧脸，一边觉得学校恢复外语系来平衡校园思维模式太英明了！

还有一次是又一届通俗歌曲大奖赛，海选在主楼阶梯教室。评委又是我们这些校园娱乐圈业内人士。决赛评委是谷建芬。落差明显。那是个阳光

灿烂的午后，选手们带着亲友团各种台前幕后地往来。我们面前是十分制的评分表，分成十个项目。有我们班同学跑来我耳边报信：听说某人还带了伴舞呢！

后来看到了，带伴舞的唱的是《热情的沙漠》。还有一个唱的是《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》，唱了两段评委都打完分儿了等他结束。结果他又来了N段一副无限循环模式，评委们交换了下眼色纷纷低头改表格扣分。这孩子要进了决赛怕是上了台不肯下来。

又上去个机械系的男生，自报家门说演唱风格是蒋大为式的。这时评委席来了俩男生各种拍肩膀跟大家窃窃私语。我以为这是俩托儿，来拉票的。结果他们走到我身边说：你们可千万不能让他进决赛啊！他天天在水房声情并茂引吭高歌我们都快被他唱疯了，这要进了决赛我们就不用活了！我一听就趴桌子上狂笑，台上的男生开始放声歌唱，激动之处劈音走调。那俩要毁他的男生各种欣喜若狂使眼色提醒评委注意，我们也心领神会地回应。这位同学不知道现在在哪里，他的歌唱梦想当年就是被这样

毁掉的。

我在学校注意到，很多大系的同学除了偶尔攀个老乡、追个女生，基本不关心别的事儿。我们系小，干脆放眼全校参与一切可以参与的活动。学生会举办戏剧节，班里男生吴磊写个本子就冲上去了，跟话剧队合作，妥妥地拿了个全校第一名。那台下坐的可是于是之、林连昆这些人艺大腕儿啊！至于后来，英五班凡参加文艺汇演必得第一名的事，只能另文详述了，因为太值得大书特书了。

那时在学校，晚上被各种活动挤占得自习时间毫无保障。梁晓声来做报告啦、《红高粱》剧组获奖归来啦、亚运金牌团见面会啊、盛中国来拉琴啊，在我们眼里都不可缺席啊！鉴于清华的江湖名声，当时各类电视直播的前排也是指定留座上镜头的。有一年全国小品大赛在中央戏剧学院剧场举行，文艺社团有大巴拉去围观。当时正赶上要期末考试，我激烈思想斗争要不要去。宿舍同学都劝我去，说她们也看电视转播，一晚上耽误不了学习。我愁眉苦脸说不是怕耽误学习，是怕直播镜头照到我，被我妈

看见非急眼不可。斗争半天我毅然决然认为学习比什么都重要，现场看全国大赛的学习机会不能错失，就上了大巴去了。到了剧场谦让地坐到清华专席最靠边的座位上。结果碰到我初中同班同学，他在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，然后亲眼见证他的作品得了全国第一。散场后他兴奋无比，拉我去戏剧学院宿舍跟他们海聊了一整晚。第二天回学校，宿舍同学高兴地祝贺我说你成功了，直播镜头就给到你旁边的人，我们看见你袖子了，没看到你脸。

后来我同学带着导演系的哥们儿来清华串门儿，说让他们开开眼看看名牌理工学府。这些家伙跟我们宿舍女生各种海聊，我顺口问了一句，你们戏剧学院那门卫，谁都不拦，就我进去的时候从传达室出来问我是哪儿的，啥意思？我同学瞟了我一眼说：因为你一看就不像搞艺术的。我当时就不乐意了，跳起来指着他们几个说：我们门卫咋没把你们拦住，你们咋看也不像能考上清华的！

后来我回过味了，戏剧学院就那几个人几条枪，门卫谁都认识。我现在还记得那几个

导演男生，看咱们清华是满满的羡慕和膜拜。送他们出来时，我同学还调侃那几位：不多看看？回学校就没这么多高智商的可看了。

其实我在戏剧学院食堂蹭饭时也是各种自卑啊，半桌子表演系的疯狂拿颜值碾压我的自尊，聊天时丹田之气、胸腔共鸣全用上了，搪瓷饭盆都震得嗡嗡的。姐要不是靠外语系练就的嘴上功夫，肯定被他们的盛世美颜给晃得话都不会说了。

我们常说三观，可这三观是需要“观”出来的。如果求学期间只是观书、观分、观上下铺，怎么能了解这世间百态、一样米养出的百样人？怎么能知道世界除了声光电，还需要哲学、艺术和律法？怎么能察觉镜子里的自己其实跟别人眼中的自己是有差别的？怎么能找到正确的姿势和这个繁杂的大千世界互动？感谢我们系的老师，几乎放纵地推我们出去感受外界的一切，开放式地吸收周围的养分，从来没有画地为牢把我们局限在所谓的学科里面坐井观天。这不仅在80年代，在现在看来也是一种奢华吧！